

卑南遺址之圭形矛鏃

文·葉美珍

臺灣史前時代以臺灣玉製作之矛鏃形玉器少見於西部，而較常見於東部。花東地區中花蓮地區史前遺址雖然接近豐田玉產地，然玉器出土量遠不及臺東卑南遺址。以矛鏃而言，花蓮地區史前遺址之玉質矛鏃多偏薄身無穿之鏃類器形，卑南遺址常見器身壯實的大矛頭，尤其有一類筆者稱之「圭形矛鏃」的玉器可能隱含著特殊的文化意義。

此型玉器在卑南遺址亦屬少數，為石板棺陪葬品，其中有4件精美標本展示於本館卑南文化展示室。4件標本均為長刃線於接近刃端時帶折，形成三角形刃尖，類似圭之形制。

首先談一下玉圭，玉圭為大陸夏商周至漢代間重要禮器，早期基本形制為長條形玉片，後來加上「戈」、「矛」等武器特徵。「一般來說，把商周前的長方形片狀玉器統稱為圭，東周以後方形玉圭便不多見，出現一種既有商周玉圭之長方形，又有商周玉戈之類尖頂狀的圭，頂端平直的稱平首圭，頂端呈尖銳的等腰三角形，稱為尖首圭。」¹

戈之特徵為體扁，「援」作寬長條形，有中脊，兩邊有刃，一邊平直，一邊略呈弧形，前鋒薄而利，呈三角尖刀形，「內」略呈長方形²。被研究者歸類為尖首圭者大致具有戈之中脊線、尖首，也具有矛之兩側刃線對稱之特徵，不過有研究者亦將此種器型之玉器歸類為玉戈。

玉戈在商朝大為流行，但未列周禮六器之中，倒是玉圭為六器之一，《周禮·考工記》曰：「以青圭禮東方。」。六器又稱六瑞，六瑞有其另外的意義，「《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相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谷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言圭以易行，以除匿。』」³綜合而言，此時圭成為祭祀的禮器，亦轉化為身分地位的象徵，並因其珍貴性而在重要的事件與場合中作為徵信之物。

玉圭形制隨時間有所變化，在商周仍具武器形式，如圖版3為商代玉圭⁴，器身帶中脊線及鈍化的刃線，以及裝飾凹刻。秦漢時則已更加簡化，「目前發現的秦漢禮儀用玉中，玉圭相較較多。其基本形制一樣，以青玉製作，均尖首、折肩、平底、素面，多無孔，西漢中期有在下部穿一孔者……西漢以後玉圭發現較少。」⁵如圖版4為西漢時期墓葬出土之2件玉圭，器身已不具刃線、脊線，整體素面無任何裝飾，成為圭的基本形制。

接著來看卑南遺址的4件圭形矛鏃，圖版1所示2件標本，灰白標本長17.5cm，寬4cm，

1 李彥君編撰，2008《玉器辭典》：127，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 「援」為刃體部位，「內」為裝柄部位。
3 李彥君編撰，2008《玉器辭典》：3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4 李彥君編撰，2008《玉器辭典》：6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5 古方主編，2007《中國玉器圖典》：227，文物出版社

深綠標本長16cm，寬4.5cm，器身未帶中脊線，近底部帶1穿，自尖部至兩側均帶明顯而銳利之刃線，兩側刃線接近對稱，此2件玉器可謂接近圭形之矛鏃，介於實用武器與禮器之間。

相較於上述2件標本，圖版2中的2件玉器作為武器之實用性更低，進而更加接近禮器之範疇。較長標本長25cm，寬2.2cm，較短標本長16cm，寬1.8cm。前者在照片中因拍攝燈光影響而偏褐，實體器色仍屬綠色系，器身具中脊線，帶2穿，自尖端至兩側雖具刃線但均圓鈍化；後者亦具中脊線，帶1穿，尖端刃線明顯，器身兩側平直而完全不帶刃線。由於前者器身兩側刃線鈍化，後者兩側已無刃線，此2件標本屬於禮器之可能性更高。

上述4件標本所代表的圭形矛鏃或玉圭類玉器數量很少，主要出土於卑南遺址，但最近於臺中市設施用地之繩紋陶時代牛罵頭文化層中亦出土玉圭標本⁶，玉器所出土之文化層絕對年代約在距今4250年前至3880年前。根據筆者對於卑南遺址的研究，本文所提4件玉器標本屬於卑南文化，年代應不會早於3000年前。

兩地之圭形矛鏃的出土，顯示臺灣處於大陸南方圭形器的傳布圈內，傳布的時間雖可能不同，然圭形器均作為禮器使用，而且數量稀少，均是珍貴之器。至於其傳布方式與文化意義有待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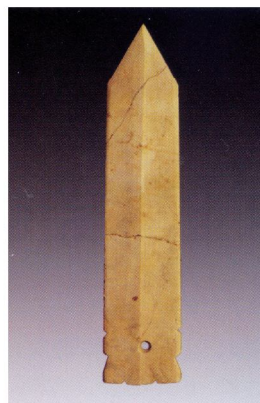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圖版1：卑南遺址圭形矛鏃



圖版2：卑南遺址圭形玉器



圖版3：商代玉圭



圖版4：西漢時期玉圭

6 屈慧麗等〈台中市12期重劃區公兼兒六基地的考古發現〉，發表於2009年度台灣考古工作會報。